

老街记

大溪四中九(1)班 陈婷婷 指导老师 卢群芬

从街头走到街尾,是乐,是笑。从街尾走到街头,是思,是念……

独立街头,望不到头的青苔石板,参差不齐的矮屋高树,接连不断的吆喝叫卖,温柔亲切的邻里问候,叫不上名的小餐馆……而今,却只是梦,是无比美好的遥远记忆。

记忆中的老街仿佛只有两个季节。

若是梅雨季。老街便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变得清静舒适。连绵不断的小雨滋润着石缝里的小草,清风夹杂着青草和泥土的清香涌入鼻腔,不平的石路上积着一个一个小水坑,有时,单单看着这水滴落入水坑中荡起的一圈圈涟漪便入了神。倘若雨停了,这时的空气是最新鲜的,引得一群群的孩子冒出了头,不论是在溪里捉鱼,抑或是在树上捉虫子,再或是踩几脚水坑,我们总似永动机般,怎么也不累。“糖葫芦——糖葫芦”——当一声声叫卖传入我们的耳朵,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中的玩意,跑到路边挤在一堆,流着口水围着师傅,嘴里嚷着“我要这串”“我要那串”。等终于买到了心仪的冰糖葫芦,又感觉别人的更好吃,便你一口,他一口的,互相分享着。记忆中,老街的梅雨季是由一个个小水坑连起的,是由一串串冰糖葫芦串起的,还由一群小伙伴画起的。

老城记忆

市三中九(10)班 周禹含

听说贪吃街要拆了。

八月末的晚风吹得人心静,月光透过层层树枝,落在走过会“哗啦啦”响的石砖地,梧桐絮的毛毛让人鼻子痒,街头巷尾的招牌有些掉漆,人们在谈笑,时光仿佛静止在那一刻,不再走动。

那年,姐姐为我讲完了一个专题的数学,两个人溜出家门想偷吃东西。鸟儿在枝头被惊起,大妈们在谈论着今天的菜价。等我气喘吁吁地奔进那家仿佛经年不朽,永远都会散发着肉包迷人香气的小店时,总有人已点好一碗云吞,两只肉包,半嫌弃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是半路去上厕

若是燥热的夏季,晚上的街边树下便是大人的谈话亭,孩子的游乐园。晚饭后,街坊们都出来乘凉了,大人小孩,好不热闹。街头那棵大梧桐长得最茂盛,深得老老少少的喜欢。听,我们又开始玩了起来:“一、二、三、四、五……”这是我们常玩的游戏——躲猫猫,有的爬到树上,有的躲在树后,有的藏在大人的背后,一个个上蹿下跳的,真是“武林高手”。树下的大人们呢,坐在竹椅上自在地摇着大蒲扇。男人们大多喜欢下棋、打牌,女人们则东聊西扯,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仿佛一整个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当知了的音乐会开了一场又一场,不知不觉,月亮已爬上了正空,小伙伴们只好不舍地被大人们催回家。夏日的老街才在蝉鸣、清风、明月里安然睡去……

不论是老街的雨季还是夏季,白天还是傍晚,都是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永远珍藏的童年。

远去了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老街,远去了追逐打闹的夏日黄昏,远去了可爱的左邻右舍。今天,站在新城的街头,我一阵恍惚,宽阔的水泥路,此起彼伏的鸣笛声,低着头行色匆匆的脸,如同复刻般的高楼大厦……是现实,是陌生,是欣欣向荣的繁华。晨曦里,我在期待,期待着我的老街换新颜。

老城旧事（三）

所了吗? ”然后拌好吃包子所要蘸的酱。

时至如今,站在这熟悉又陌生的小巷前,梧桐依旧为那“哗啦啦”响的石砖遮阴,鸟儿依旧立于枝头,时不时被行人惊起。我想起从前,烫嘴的肉包蘸着麻辣的酱,浅青色的凉茶配着巧力味的糕点。小街尽头是流水,是小山,东辉阁日日灯火通明。

工地上发出了机器的轰鸣,我才意识到,我所想的,都是过去了,小巷或许不复存在,梧桐或许不再繁茂,但那些一点一滴的老城记忆,都还藏于人的心底,追忆在心中。

薄荷弄堂

市四中九(7)班 赵允豪

万水千山走过,才发现眼前的风景最值得好好欣赏。

——题记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每一条弄堂。

小时候,家在尚书坊,那边有很多条弄堂。

石板、木门、藤蔓,小巷或深或浅,弄堂曲曲折折。曾记得一户人家的门外种了一株薄荷,于是那整条弄堂都氤氲着薄荷味,浸泡着我的记忆。而这条弄堂恰巧是我开启回忆的必经之路。

幼乐园在那条名叫新街的老街上,狭长拥挤。上下学是在爷爷自行车后座上度过的。那时的薄荷不好闻,刺鼻,反胃。放学回家,爷爷会带些小零食,葡萄、橘子、铜锣烧、小盒酸奶,当我靠在爷爷宽厚的背上享用零食时,最不喜欢薄荷味污染了我美妙的味蕾。所以当我的鼻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感到一阵“通透”,便会立马屏住呼吸,等车子骑出弄堂,才继续咀嚼,小腿也不忘在合适的时刻踹上一脚。

自行车轮转呀转呀到了小学,方城路上的梧桐一排排高大神气。一脚踏上后座,往爷爷背后一靠,感觉薄荷也愈发茂盛了。夏天的烈日下,它的主人总按时喂它喝水,它便顶着露水,绿莹莹地散发着醒脑的清气。我竟有些怜惜起它来。路过时垂下手,轻轻拂过,满手的清凉。自行车驶过一条

香城记

大溪四中九(1)班 黄可欣 指导老师 卢群芬

我家在香城边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如今,香城早已变得陌生,只能从零星散乱的记忆中寻找它的记忆。

妈妈说香城比她爷爷的爷爷年纪还要大。香城被四面青绿的山环抱着,阴翳间是纷纷扰扰的鸟鸣,还有一年四季的淡淡花香萦绕在鼻尖。

香城虽说名字里有个“城”字,但充其量也就是一条街,只有几百米长,不过十几分钟便走完了。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那里什么都能买到,大到拖拉机,小到纽扣。

香城周围是一条小溪,溪里有小鱼小虾,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往那儿跑,大家都管它叫“宝地”。玩累了还可以顺道去商店买点儿小玩意和小零食。去香城一定会跨过一座木桥,凑近点,能看见“时间的脚印”——青苔和裂痕。走过木桥,第一家就是王婶家开的杂货铺。每次见着孩子们过来,她总会招呼我们去吃她亲手做的糕点,香浓软糯,甜而不腻,没有一个孩子不是笑着离开。

香城中心有一块空地,那里有一座石桥。到过年的时候,调皮捣蛋的我总会把用压岁钱买来的爆竹扔进河里,看见河面炸出一圈圈的水花,我乐得不行。每当这时,外婆就会追着我打,嘴里还喊着:“小兔崽子,腊八天又玩水,看我怎么收拾你!”可她哪有我跑得快,我撒开腿使劲跑,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香城在赶集的时候是最热闹的。店家拼命地吆喝,来来往往的人们吵吵嚷嚷,但并不会让人觉得烦躁,反而更想融入其中。每次到傍晚,人们提着大包小包回家,身体虽然疲惫,心里却是满足的。

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也因为要读书而远离了香城,来到了温岭。

听说,现在的香城冷冷清清的,只有寥寥几家店铺,大多数时候还都是关着的。通往香城的木桥坍塌了,人们新建了一座钢筋桥。入口处的那家小店也没有了,店主人王婶去年因为意外过世了,再也没有人会理睬这条河了,长大了的孩子都各奔东西了。香城成了被人们遗忘的一角,曾有的香气也渐渐消散……

我不由得叹气。不只是对这个日渐陌生的香城,更是为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而惋惜。

再见了! 香城! 再见了! 我的童年!

回忆,最美的财富

市三中九(10)班 茅静芯

偶然与母亲路过东门路,这是条清冷的大街,从四周褪色的店铺招牌可窥见其昔日繁华。

忽然,母亲在一个路口停了一下,脸上浮现出一丝古怪的神色,像是有些伤感,有些失落。

“果真这样啊,拆了。”母亲轻声低语道:“以前我们上师范那会儿,周末不回家就常住那儿去……”

那条老街,温岭人给它一个亲切的名字——贪吃街。顾名思义,这条街曾是吃货们的天堂。低矮的瓦房不知疲倦地吞吐着人间的烟火气息。每当夜幕降临,这里灯火通明,人群熙熙攘攘,老人小孩、青年男女,相约而出,携手漫步,热闹非凡。流动的灯火、流动的人群,流动的欢笑声组成了属于老温岭人的别样的故事。

橘黄的灯光照着刚出笼的葱包,锅中冒着热气,带着香味,勾住了多少行人的脚步。尤其是冬日的黄昏,在寒风中,哈着气咬一口,顿时驱逐了一切的寒意,也忘却了所有的不愉快。家里有小孩的,还不忘捎几个回去。小心翼翼地握着,那神情仿佛握着的是整个世界。

周末的傍晚和朋友小聚,来一碗砂锅面更是常事。囊中羞涩时,来一碗青菜拉面也是不错的选择。面馆里的师傅光着膀子,将拉面捶打得漫天飞舞,然后齐齐地一下子落进汤里……香气诱人的葱包,白白胖胖的肉夹馍,味道鲜美的各色面食,你抬头欢笑,我低头品尝,一切尽在不言中。

夜晚的贪吃街被明亮的灯光和欢腾的人群用心地呵护着,仿佛整条街都向天上冒着热气一般。咬下一口美食,一瞬间弥漫在唇齿间的那份满足,或许仍存在于老温岭人心中的深处吧……

存活在每个温岭人记忆中的贪吃街,四十年来,它承载了多少欢乐,多少狂欢的夜晚! 那一栋栋老旧的瓦房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也装点了多少人的生命历程。

忽然,我又明白了什么。即使老街不复存在了,但它永远留存在人们的美好回忆里。也许那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夜晚已经成了无数温岭人心中不可抹除的靓丽一笔。

或许,回忆正是最美的财富。